

尾注

1. Maya Prabhu 和 Jessica Gergen,《历史上最致命的七种瘟疫》,VaccinesWork,2021年11月15日,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history-七大致命瘟疫 (2024年6月28日访问)。
2. 该言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发表。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的讲话记录”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布会” ,2020年4月3日,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20/04/03/tr040320-transcript-kristalina-georgieva-participation-world-health-organization-press-briefing (2024年6月28日访问)。
3. 有关全球超额死亡人数和美国死亡人数,请参阅“疫情的真实死亡人数:我们对全球超额死亡人数的每日估计世界”,《经济学家》,2022年10月25日,https://www.economist.com/graphic-detail/coronavirus-excess-deaths-estimates (2024年6月28日访问),更新的存档页面为https://archive.ph/FBibu (2024年6月28日访问)。
4. Einar H. Dyvik,《新冠病毒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统计数据和事实》,Statista,2024年1月10日,https://www.statista.com/Topics/6139/covid-19-impact-on-the-global-economy/#topicOverview (2024年6月28日访问)。
5. 世界银行集团,《2022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复苏的融资》,第1页,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e1e22749-80c3-50ea-b7e1-8bc332d0c2ff/content (2024年6月28日访问)。
6. 同上。
7. 同上,第29页。
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参加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布会的记录》。
9. “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载于联合国《2021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第42页,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1/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1.pdf (2024年6月28日访问)。
10. 世界银行集团,《2022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复苏的融资》,第5页。
11.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监测:2019冠状病毒病与劳动世界》第七版,“最新估计和分析”,2021年1月25日,第1页,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767028.pdf (2024年6月28日访问)。
12. 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劳动世界监测报告》第11版,“全球就业鸿沟:低收入国家将成为如果没有在就业和社会保障方面采取行动,将会进一步落后”,2023年5月31日,第3-4页,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dcomm/--publ/documents/briefingnote/wcms_883341.pdf (2024年6月28日访问)。
13. 新闻稿,“COVID-19是我们75年历史上最大的全球儿童危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1年12月11日,https://www.unicef.org/turkiye/en/press-releases/covid-19-biggest-global-crisis-children-our-75-year-history-unicef (2024年6月28日访问)。
14. 同上。
15. 新闻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警告称,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教育损失‘几乎无法弥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媒体情况说明书,2022年1月23日,https://www.unicef.org/press-releases/covid19-scale-education-loss-nearly-insurmountable-warns-unicef (2024年6月28日访问)。
16. 参见世界银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ESCO)统计研究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 (FCDO);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学习贫困状况:2022年更新》,会议版,2022年6月23日,第29页,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e52f55322528903b27f1b7e61238e416-0200022022/original/Learning-poverty-report-2022-06-21-final-V7-0-conferenceEdition.pdf (2024年6月28日访问)。
1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PISA 2022 结果 (第1卷):教育学习和公平状况(巴黎:OECD 出版社,2023年),第3页,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53f23881-en.pdf?expires=1719627093&id=id&accname=guest&checksum=0F4F6E8BE1D4A300AC86DF893941D21E (2024年6月28日访问)。
18. 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健康与 COVID-19:疫情影响的早期证据” 科学简报,2022年3月2日,第1页,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352189/WHO-2019-nCoV-Sci-Brief-Mental-health-2022.1-eng.pdf?sequence=1 (2024年6月28日访问);COVID-19 精神障碍合作者,“2020年 COVID-19 大流行导致 204 个国家和地区抑郁和焦虑症的全球患病率和负担”,《柳叶刀》,第398卷,第10312期 (2021年11月6日),第1700页,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821%2902143-7/fulltext#%20 (2024年6月28日访问)。
1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应对 COVID-19 危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全社会综合应对措施”,2021年5月12日,第2页,https://read.oecd-ilibrary.org/view/?ref=1094_1094455-bukuf1f0cm&title=Tackling-the-mental-health-impact-of-the-COVID-19-crisis-An-integrated-whole-of-society-response (2024年6月28日访问)。
20. 社论,“长期新冠疫情:三年过去了”,《柳叶刀》,第401卷,第10379期 (2023年3月11日),第795页,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3)00493-2/fulltext (2024年6月28日访问)。
21. Emily Harris,“数百万美国儿童经历一系列长期 COVID 影响”,《美国医学会杂志》,第331卷,第9期 (2024年),第726页,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article-abstract/2815350#:~:text=Brain%20fog%20affected%20between%20,mental%20健康 (2024年6月30日访问)。

22. Harris, “数百万美国儿童经历了一系列长期的新冠肺炎影响” ;Suchitra Rao 等人, “儿童 SARS-CoV-2 的急性后遗症”, 《儿科学》第 153 卷第 3 期 (2024 年 3 月), <https://publications.aap.org/pediatrics/article/153/3/e2023062570/196606/Postacute-Sequelae-of-SARS-CoV-2-in-Children?autologincheck=redirected>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23. Hannah E. Davis, Lisa McCorkell, Julia Moore Vogel 和 Eric J. Topol, 《长期新冠疫情:主要发现、机制和建议》, 《自然》《微生物学评论》第 21 卷第 3 期 (2023 年 3 月), 第 133-146 页,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9839201/> (2024 年 6 月 28 日访问)。
24. Carl E. Stafstrom, “COVID-19 对婴儿和儿童的神经系统影响”, 《发育医学与儿童神经病学》, 第 64 卷, 第 7 期 (2022 年 7 月), 第 64 页。818,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9111795/>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25. 有关症状, 请参阅梅奥诊所, 《COVID-19:长期影响》, 2023 年 6 月 22 日, <https://www.mayoclinic.org/diseases-conditions/coronavirus/in-depth/coronavirus-long-term-effects/art-20490351#:~:text=The%20effects%20also%20could%20lead,a%20hospital%20intensive%20care%20unit> (2024 年 6 月 28 日访问);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 “Long COVID”, 最后更新于 2023 年 9 月 28 日, <https://www.cdc.gov/covid-19-topics/long-covid/symptoms-of-long-covid-2> (2024 年 6 月 28 日访问)。
26. Daniel M. Altmann, Emily M. Whettlock, Siyi Liu, Deepa J. Arachchilage 和 Rosemary J. Boyton, 《长期 COVID 的免疫学》, 《自然免疫学评论》, 第 23 卷, 第 10 期 (2023 年 10 月), 第 618-634 页,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77-023-00904-7>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有关长期 COVID 及其对卫生系统带来的挑战的详细概述, 请参阅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 《长期 COVID 定义:具有深远后果的慢性全身性疾病状态》(华盛顿: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 2024 年), <https://nap.nationalacademies.org/catalog/27768/a-long-covid-definition-a-chronic-systemic-disease-state-with>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 《COVID-19 的长期健康影响:SARS-CoV-2 感染后的残疾和功能》(华盛顿:美国国家科学院出版社, 2024 年), <https://nap.nationalacademies.org/catalog/27756/long-term-health-effects-of-covid-19-disability-and-function>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27. 数据取自 2022 年第四季度数据。请参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美国金融账户 Z.1”, 最后更新于 2023 年 6 月 8 日,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z1/20230608/html/b1.htm>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28. 在经济学文献中, 这被称为补偿变化。
29. 参见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规划与评估助理部长办公室, 《监管影响分析指南》, 2016 年, https://aspe.hhs.gov/system/files/pdf/242926/HHS_RIAGuidance.pdf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W. Kip Viscusi, “为 COVID-19 疫情带来的全球健康风险定价”, 《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 第 61 卷, 第 2 期 (2020 年 10 月), 第 101-128 页,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166-020-09337-2>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30. 例如, 请参阅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统计中心, “按周和按州划分的死亡人数:COVID-19 的临时死亡人数”, 最新审查日期为 2024 年 6 月 27 日, <https://www.cdc.gov/nchs/nvss/vsrr/COVID19/> ()。实际使用的数据于 2023 年 10 月 16 日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统计中心下载, 题为“与 COVID-19 相关的超额死亡”, 最后更新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 <https://data.cdc.gov/NCHS/Excess-Deaths-Associated-with-COVID-19/xkxf-xrst>, 反映“自 2023 年 9 月 27 日起, 该数据集将不再更新。可以从 wonder.cdc.gov 获取类似数据。”
31. 新闻稿, “近五分之一感染过 COVID-19 的美国成年人仍处于‘长期 COVID’状态”,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统计中心, 上次审查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22 日, https://www.cdc.gov/nchs/pressroom/nchs_press_releases/2022/20220622.htm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此来源的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和 CDC 等其他联邦机构进行的家庭调查。
32. Barak Mizrahi 等人, “轻度 SARS-CoV-2 感染一年后的长期 COVID 后果:全国队列研究”, BMJ [英国医学杂志] 2023;380,e072529, <https://www.bmj.com/content/380/bmj-2022-072529>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33. Matthew D. Adler, “QALY 和政策评估:新视角”, 《耶鲁健康政策、法律和伦理杂志》第 VI 卷, 第 1 期 (2006 年), https://openyls.law.yale.edu/bitstream/handle/20.500.13051/6066/04_6YaleJHealthPolyL_Ethics1_2006_.pdf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34. David M. Cutler 和 Lawrence H. Summers, “COVID-19 大流行和价值 16 万亿美元的病毒”, JAMA, 第 324 卷, 第 15 期 (2020 年), 第 1495-1496 页,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fullarticle/2771764> (2024 年 6 月 30 日访问)。
35.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统计中心以及美国商务部、美国人口普查局, “2020-2024 年家庭脉搏调查:焦虑和抑郁”, 上次审查时间为 2024 年 6 月 14 日, <https://www.cdc.gov/nchs/covid19/pulse/mental-health.htm>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36. Haomiao Jia 等人,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成年人焦虑和抑郁严重程度评分的全国和各州趋势 美国, 2020-2021 年”,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发病率和死亡率周报》, 第 70 卷, 第 40 期 (2021 年 10 月 8 日), 第 1427-1432 页, 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70/wr/mm7040e3.htm?s_cid=mm7040e3_w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37.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国家卫生统计中心以及美国商务部、美国人口普查局, “家庭脉搏调查, 2020-2024 年:焦虑和抑郁”。
38.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精神健康状况:抑郁和焦虑”, 最后审查时间为 2023 年 10 月 13 日, <https://www.cdc.gov/tobacco/campaign/tips/diseases/depression-anxiety.html>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39. Jürgen Unützer 等,《初级保健中抑郁症治疗的支付意愿》,《精神病服务》,第 54 卷,第 3 期(2003 年 3 月),第 340-345 页, <https://ps.psychiatryonline.org/doi/full/10.1176/ps.54.3.340>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40. Jake Bryant, Emma Dorn, Leah Pollack 和 Jimmy Sarakatsannis, “COVID-19 学习延迟与恢复:美国各州的立场如何?”麦肯锡公司,2023 年 1 月 11 日,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education/our-insights/covid-19-learning-delay-and-recovery-where-do-us-states-stand>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41. Ben Chapman 和 Douglas Belkin, “疫情期间学习损失或使学生终生收入损失 70,000 美元”,《华尔街日报》,2022 年 12 月 27 日, <https://www.wsj.com/articles/pandemic-learning-loss-could-cost-students-70-000-in-lifetime-earnings-11672148505> (2024 年 6 月 29 日访问)。
42. Jonathan E. Pekar 等人,“SARS-CoV-2 多种人畜共患来源的分子流行病学”,《科学》,第 377 卷,第 6609 期(2022 年 7 月 26 日),第 377 页, 960-966,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p8337>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43. Michael Worobey 等人,“华南海鲜市场是 SARS-CoV-2 爆发的中心”,Zenodo,2022 年 2 月 26 日, <https://zenodo.org/records/6299116>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44. Michael Worobey 等人,“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 COVID-19 疫情的早期震中”,《科学》,第 377 卷,第 3 期, 6609 (2022 年 7 月 26 日),第 951-959 页,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p8715>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45. Dietrich Stoyan 和 Sung Nok Chiu, “统计数据无法证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 COVID-19 疫情的早期震中”,arXiv 预印本,2022 年 8 月 22 日, <https://europepmc.org/article/ppr/ppr537695>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Dietrich Stoyan 和 Sung Nok Chiu, “统计数据无法证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是 COVID-19 疫情的早期震中”,皇家统计学会期刊 A 系列:社会统计学,2024 年 1 月 16 日, <https://academic.oup.com/jrssa/advance-article-abstract/doi/10.1093/jrssa/qnad139/7557954>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46. Jia-Xin Lv 等人,“COVID-19 疫情爆发之初 SARS-CoV-2 多种变体的进化轨迹”,《病毒进化》,第 10 卷,第 1 期(2024 年), <https://academic.oup.com/ve/article/10/1/veae020/7619252?login=false>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47. Jesse D. Bloom, “SARS-CoV-2 与华南海鲜市场样本宏基因组内容之间的关联”,《病毒进化》,第 3 卷, 9,第 2 期(2023 年), <https://academic.oup.com/ve/article/9/2/vead050/7249794>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Jesse D. Bloom, “华南海鲜市场环境样本宏基因组测序中病毒读取数量限定的重要性”,Virus Evolution,第 10 卷,第 1 期(2024 年), <https://academic.oup.com/ve/article/10/1/vead089/7504441>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William J. Liu 等人,“华南海鲜市场的 SARS-CoV-2 监测”,《自然》,2023 年 4 月 5 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3-06043-2>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发起的 SARS-CoV-2 起源全球研究:中国部分》|世卫组织-中国联合研究,2021 年 1 月 14 日至 2 月 10 日,2021 年 3 月 30 日发布, <https://reliefweb.int/report/world/who-convened-global-study-origins-sars-cov-2-china-part-joint-who-china-study-14>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Lv 等人,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初 SARS-CoV-2 多种变体的进化轨迹”。
48. Esam I. Azhar 等人,“MERS 冠状病毒从骆驼传播给人的证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第 370 卷,第 26 期(2014 年 6 月 26 日),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oa1401505>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动物贩卖者 SARS 相关冠状病毒 IgG 抗体流行率 中国广东省,2003 年”,《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第 52 卷,第 41 期(2003 年 10 月 17 日),第 986-987 页, <https://archive.ph/iWceZ#selection-289.0-289.113>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Samy Kasem 等人,“与沙特阿拉伯 MERS 患者有过接触的动物中 MERS-CoV 特异性 RNA 和抗体的横断面研究”,《感染与公共卫生杂志》,第 11 卷,第 3 期(2018 年 5 月至 6 月),第 331-338 页,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102853/>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Robert Roos, “约旦、沙特骆驼具有类似 MERS-CoV 的抗体”,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2013 年 12 月 12 日, <https://www.cidrap.umn.edu/mers-cov/jordanian-saudi-camels-have-mers-cov-antibodies>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Ming Wang 等人,“餐馆中来自果子狸的 SARS-CoV 感染”,《新发传染病》,第 11 卷,第 1 期, 12 (2005 年 12 月),第 1860-1865 页,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367621/>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49. Bloom, “SARS-CoV-2 与华南海鲜市场样本的宏基因组内容之间的关联”; Virginie Courtier-Orgogozo Francisco A. de Ribera,《华南海鲜市场的 SARS-CoV-2 感染》,《环境研究》,第 214 卷,第 1 部分(2022 年 11 月),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13935122010295?via%3Dihub>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Steven E. Massey, Adrian Jones, Daoyu Zhang, Yuri Deigin 和 Steven B. Quay, “无理排除中间谱系 AB SARS-CoV-2 基因组与 COVID-19 起源的两次溢出假说不一致”,《微生物学研究》,第 14 卷,第 1 期(2023 年),第 448-453 页, <https://www.mdpi.com/2036-7481/14/1/33>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50. Jesse D. Bloom, “恢复已删除的深度测序数据为早期武汉 SARS-CoV-2 疫情提供更多线索”,《分子生物学与进化》,第 38 卷,第 12 期(2021 年 12 月),第 5211-5224 页, <https://archive.ph/TOpwk#selection-2199.0-3157.62>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Chaolin Huang 等人,“中国武汉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柳叶刀》,第 38 卷,第 12 期(2021 年 12 月),第 5211-5224 页, <https://archive.ph/TOpwk#selection-2199.0-3157.62>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395,第 10223 号 (2020 年 2 月 15 日),第 497-506 页,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183-5/fulltext](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cet/article/PIIS0140-6736(20)30183-5/fulltext)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Lv 等人, “COVID-19 疫情爆发之初 SARS-CoV-2 多种变体的进化轨迹”。
51. Pekar 等人,“SARS-CoV-2 多种人畜共患来源的分子流行病学”。
52. Ping Yu, Ben Hu, Zheng-Li Shi 和 Jie Cui, “蝙蝠 SARS 相关冠状病毒的地理结构”,《感染、遗传学和进化》,第 69 卷(2019 年 4 月),第 224-229 页,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56713481830902X?via%3Dihub>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53. 美国国务院,“事实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活动”,2021 年 1 月 15 日, <https://2017-2021.state.gov/fact-sheet-activity-at-武汉病毒研究所/>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54. 武汉病毒研究所, “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 http://english.whiov.cas.cn/About_Us2016/Brief_Introduction2016/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55. Aksel Fridstrøm, “中国研究人员在不安全条件下制造新冠病毒”, *Minerva*, 2021 年 5 月 27 日, <https://www.minerva.no/china-drastic-sars-cov-2/chinese-researchers-created-new-corona-viruses-under-unsafe-conditions/381476>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56. Xing-Lou Yang 等, “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冠状病毒直接祖细胞密切相关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蝙蝠冠状病毒的分离和表征”, 《病毒学杂志》, 第 90 卷, 第 6 期 (2016 年 3 月), 第 3253-3256 页, <https://journals.asm.org/doi/10.1128/jvi.02582-15>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石正丽, “回复科学杂志”, 2020 年, 第 7 页, <https://www.science.org/pb-assets/PDF/News%20PDFs/Shi%20Zhengli%20Q&A-1630433861.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另请参阅 Jon Cohen, “武汉冠状病毒猎人石正丽发声”, 《科学》, 第 389 卷, 第 6503 期 (2020 年 7 月 31 日), 第 487-488 页, <https://www.science.org/doi/pdf/10.1126/science.369.6503.487>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57. Andrew Kerr, “‘蝙蝠女士’否认中国军方参与武汉实验室, 使中国与美国情报部门发生冲突”, 《每日通讯》, 2021 年 3 月 23 日, <https://dailycaller.com/2021/03/23/shi-zhengli-denies-chinese-military-wuhan-lab/>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58. Eva Dou, “武汉实验室的机密工作使寻找疫情起源变得复杂”, 《华盛顿邮报》, 2021 年 6 月 22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wuhan-lab-leak-secret-coronavirus/2021/06/22/b9c45940-cf08-11eb-a224-bd59bd22197c_story.html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59. 美国国务院, “事实说明: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活动”。
60. Sharon Lerner, Mara Hvistendahl 和 Maia Hibbett, “NIH 文件提供了美国资助武汉功能获得研究的新证据”, *The Intercept*, 2021 年 9 月 9 日, <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9/09/covid-origins-gain-of-function-research/>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61. Bob Kadlec, Bob Foster 和第 117 届共和党援助 [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金] 委员会工作人员, 《浑水: COVID-19 起源报告: 执行摘要》, 2023 年 4 月 17 日, 第 9 页, <https://www.marshall.senate.gov/wp-content/uploads/MWG-EXECUTIVE-SUMMARY-4.17-Final-Version.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62. Rowan Jacobsen, “揭秘将美国与武汉联系起来的危险蝙蝠病毒工程”, 《麻省理工技术评论》, 2021 年 6 月 29 日,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06/29/1027290/gain-of-function-risky-bat-virus-engineering-links-america-to-wuhan/>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63. Valentin Bruttel, Alex Washburne 和 Antonius VanDongen, “核酸内切酶指纹表明 SARS-CoV-2 是合成来源”, *bioRxiv* 预印本, 发布于 2022 年 10 月 20 日, <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2.10.18.512756v1.full.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Yujia Alina Chan 和 Shing Hei Zhan, “SARS-CoV-2 中 Spike Furin 裂解位点的出现”, 《分子生物学与进化》, 第 39 卷, 第 1 期 (2022 年 1 月), <https://academic.oup.com/mbe/article/39/1/msab327/6426085>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Alina Chan, “为什么大流行可能是在实验室中开始的, 五个关键点”, 《纽约时报》, 2024 年 6 月 3 日,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4/06/03/opinion/covid-lab-leak.html>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Hyeryun Choe 和 Michael Farzan, “SARS-CoV-2 如何在人类中首次适应”, 《科学》, 第 372 卷, 第 6541 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 第 466-467 页, https://observatoriocovid19.sv/doc/biblioteca/internac/Adaptation_sars_covid.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64. Bryan A. Johnson 等人, “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是 SARS-CoV-2 发病机制的关键”, *bioRxiv* 预印本, 2020 年 8 月 26 日,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869021/>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Bryan A. Johnson 等人, “Furin 切割位点的缺失减弱了 SARS-2-CoV-2 的致病作用”, *Nature*, 第 591 卷, 第 7849 期 (2021 年 3 月), 第 293-299 页,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494095/>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Siu-Ying Lau 等人, “S1/S2 连接处有缺失的减毒 SARS-CoV-2 变体”, *Emerging Microbes & Infections*, 第 9 卷, 第 1 期 (2020 年 12 月), 第 837-842 页,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301390/>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Thomas P. Peacock 等人, “SARS-CoV-2 刺突蛋白中的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是在雪貂中传播所必需的”, 《自然微生物学》, 第 6 卷, 第 7 期 (2021 年 7 月), 第 899-909 页,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3907312/>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65. 戴维·费恩在美国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冠状病毒疫情特别小组委员会作证代表们, “调查 COVID-19 的起源, 第 2 部分”, 2023 年 4 月 18 日,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VC/VC00/20230418/115744/HHRG-118-VC00-Wstate-FeithD-20230418.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66. Katherine Eban, 《有关武汉研究的秘密警告早于疫情爆发》, 《名利场》, 2023 年 11 月 21 日, <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23/11/covid-origins-warnings-nih-department-of-energy>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67. George F. Gao, “为了更美好的世界: 保护全球健康的生物安全策略”, 《生物安全与健康》, 第 1 卷, 第 1 期 (2019 年 6 月), 第 1-3 页, <https://doi.org/10.1016/j.bsheal.2019.03.001>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68. 报告, “复杂而严峻的形势”: 2023 年 SARS-CoV-2 疫情政治年表, 第 6 页, https://www.rubio.senate.gov/wp-content/uploads/_cache/文件/790b6d70-7150-4f0f-a8b9-01ea45d3b1d1/EAB44A6CA6190D31041C0037E9C5E589.05.01.23-原始报告-clean-v1-11.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该报告由参议员 Marco Rubio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 办公室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发布。新闻稿, “Rubio 发布开创性的 COVID 起源报告”, 2023 年 5 月 16 日, <https://www.rubio.senate.gov/rubio-releases-groundbreaking-covid-origins-report/>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69. Bob Kadlec, Bob Foster 和第 117 届共和党卫生、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工作人员, 《浑水: COVID-19 的起源报告》, 2023 年 4 月 17 日, 第 162 页, <https://www.marshall.senate.gov/wp-content/uploads/MWG-FDR-Documents-04-11-23-EMBARGOED.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70. 美国国务院, “事实说明: 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活动”。
71. 同上。
72. Michael R. Gordon, “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病例的三名中国研究人员中有一名是受美国资助的科学家”, 《华尔街日报》, 2023 年 6 月 20 日,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funded-scientist-among-three-chinese-researchers-who-fell-ill-amid-early-covid-19-outbreak-3f919567>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73. Daoyu Zhang 等人,“DRASTIC DEFUSE 项目分析”,ResearchGate,2021 年 9 月,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63729325_DRASTIC_-_An_Analysis_of_Project_DEFUSE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另请参阅 Sharon Lerner 和 Mara Hvistendahl,“中国实验室冠状病毒研究出现新细节”,The Intercept,2021 年 9 月 6 日,<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9/06/new-details-emerge-about-coronavirus-research-at-chinese-lab/>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74. James Gimlett,生物技术办公室项目经理,《PM 汇总表:来源选择敏感》,美国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https://drastic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2021/09/hr00118s017-preempt-fp-019-pm-summary-selectable-not-recommended.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75. Annette Gartland,“科学家称生态健康联盟的 DEFUSE 提案是 SARS-CoV-2 的蓝图”,Changing Times, 2024 年 1 月 19 日, <https://changingtimes.media/2024/01/19/scientists-say-ecohealth-alliances-defuse-proposal-was-a-blueprint-for-sars-cov-2/>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Emily Kopp,《美国科学家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上误导五角大楼》,《美国知情权》,2023 年 12 月 18 日, <https://usrtk.org/covid-19-origins/american-scientists-misled-pentagon-on-wuhan-research/>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Emily Kopp,“美国科学家提议在武汉制造具有 SARS-CoV-2 独特特征的病毒”,美国知情权,2024 年 1 月 18 日,<https://usrtk.org/covid-19-origins/scientists-proposed-making-viruses-with-unique-features-of-sars-cov-2-in-wuhan/>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76. Kopp,“美国科学家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上误导了五角大楼。”大写与原文一致。另见附件“合并 Records_Redacted pdf (1,412 页)”,附于美国地质调查局政府信息专家 Judy Cearley 写给美国知情权组织 Emily Anne Kopp 的信中,“关于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信息自由法 (FOIA) 跟踪号 DOI-USGS-2023-000257 回复”,2023 年 12 月 5 日,第 171 页, https://usrtk.org/wp-content/uploads/2024/01/USGS-DEFUSE-2021-006245-Combined-Records_Redacted.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77. Peng Zhou 等,“与可能源自蝙蝠的新型冠状病毒有关的肺炎疫情”,《自然》,第 579 卷 (2020 年),第 270-273 页,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012-7>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78. Sharon Lerner 和 Maia Hibbett,“泄露的拨款提案详述了高风险冠状病毒研究”,The Intercept,2021 年 9 月 23 日, <https://theintercept.com/2021/09/23/coronavirus-research-grant-darpa/>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79. Chan,“为何疫情可能始于实验室,5 个关键点”;Yang Yang 等,“两种突变对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从蝙蝠传播到人类至关重要”,《病毒学杂志》,第 89 卷,第 17 期 (2015 年 9 月 1 日),第 9119-9123 页,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4524054/>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80. Chan,《为什么疫情可能始于实验室,5 个关键点》。武汉可以在没有美国资助的情况下开展研究的想法是安东尼·福奇博士在所引文章中提到。
81. Gilles Demaneuf,“SAGO 陈述:2019 年武汉官方病例的局限性 (基于主要来源)”,2023 年 8 月,第 138 页,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73301830_SAGO_Presentation_Limitations_of_the_official_2019_Wuhan_cases_based_on_Primary_Sources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82. Dali L. Yang,《武汉: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失控》(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24 年),第 51 页。
- 83.同上,第 68 页。
- 84.同上,第 69 页。
85. Katherine Eban 和 Jeff Kao,《COVID-19 起源:调查武汉实验室内部“复杂而严峻的情况”》,ProPublica,2022 年 10 月 28 日, <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senate-report-covid-19-origin-wuhan-lab>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86. 报告,《COVID-19 的起源: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调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少数族裔工作人员,第 117 届国会,第 1 届会议,2021 年 8 月,第 5 页,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8/ORIGINS-OF-COVID-19-REPORT.pdf>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87. 美国国务院,“事实说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活动”。
88. Michael R. Gordon 和 Warren P. Strobel,“能源部称实验室泄漏最有可能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根源”,《华尔街日报》,2023 年 2 月 26 日更新, <https://www.wsj.com/articles/covid-origin-china-lab-leak-807b7b0a>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89. Demaneuf,“SAGO 陈述:2019 年武汉官方病例的局限性 (基于主要来源)”,第 145 页。
90. Huang 等人,“中国武汉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
91. Michael Le Page,“原来第一个已知新冠肺炎病例是武汉市场交易员”,《新科学》,第 252 卷,第 3362 期 (2021 年 11 月 27 日),第 18 页,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8626128/>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92. Josephine Ma,“冠状病毒:中国首例确诊的 Covid-19 病例可追溯至 11 月”,南华早报,2020 年 3 月 13 日,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society/article/3074991/coronavirus-chinas-first-confirmed-covid-19-case-traced-back>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93. Raymond Zhong,Paul Mozur.Aaron Krolik 和 Jeff Kao,“泄露的文件显示中国付费网络喷子大军如何帮助审查 Coronavirus”,ProPublica,2020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propublica.org/article/leaked-documents-show-how-chinas-army-of-paid-internet-trolls-helped-censor-the-coronavirus>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94. Zaheer Allam,“COVID-19 疫情爆发的头 50 天:详细的时间线和对疫情文献的广泛回顾”,《调查新冠疫情及其影响:城市健康、数据技术和政治经济学》(马萨诸塞州剑桥:爱思唯尔,2020 年)第 1 章,第 2 页,<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378494/pdf/main.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95. Yang, 《武汉: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失控》,第 71 页。
- 96.同上。
97. Demaneuf, “SAGO 报告:2019 年武汉官方病例的局限性 (基于主要来源)”,第 184 页;Julia Hollingsworth 和 Yong Xiong, “真相揭露者”,CNN,2021 年 2 月, <https://www.cnn.com/interactive/2021/02/asia/china-wuhan-covid-truthtellers-intl-hnk-dst/>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Alice Su, “一名医生因警告中国有关冠状病毒而被捕。然后他死于冠状病毒”,洛杉矶时报, 2020 年 2 月 6 日, <https://www.latimes.com/world-nation/story/2020-02-06/coronavirus-china-xi-li-wenliang>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98. Hollingsworth 和 Xiong,《真相揭露者》;Joby Warrick 和 David Willman,《中国实验室安全问题可能引发另一场疫情》,《华盛顿邮报》, 2023 年 4 月 12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investigations/interactive/2023/china-lab-safety-risk-pandemic/>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99. 乔治·诺尔斯 (George Knowles), “中国消失了:至少有一人死亡,其余人已有数月杳无音信,那么为什么世界不问问,在北京向世界撒谎后,那些敢于就冠状病毒疫情发声的勇敢灵魂们怎么了?”《每日邮报》, 2020 年 4 月 19 日更新,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8233203/Chinas-disappeared-happened-dared-speak-coronavirus.html>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00. Hollingsworth 和 Xiong,《真相揭露者》。
101. Charlie Campbell 和 Amy Gunia, “中国称正在战胜冠状病毒。但我们能相信它的数字吗?”《时代》, 2020 年 4 月 1 日, <https://time.com/5813628/china-coronavirus-statistics-wuhan/>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02. Emily Rauhala,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未分享医护人员冠状病毒感染数据”,《华盛顿邮报》, 2020 年 2 月 26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world-health-organization-china-not-sharing-data-on-health-care-worker-coronavirus-infections/2020/02/26/28064fda-54e4-11ea-80ce-37a8d4266c09_story.html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03. Demaneuf, “SAGO 陈述:2019 年武汉官方病例的局限性 (基于主要来源)”,第 93 页。
104. 高宇等, “深入解析:类 SARS 病毒的早期迹象是如何被发现、传播和遏制的”,财新全球,2020 年 2 月 29 日, <https://www.caixinglobal.com/2020-02-29/in-depth-how-early-signs-of-a-sars-like-virus-were-spotted-spread-and-throttled-101521745.html>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Gao Yu 等人, “冠状病毒早期迹象在中国是如何被发现、传播和遏制的”,《海峡时报》, 2020 年 2 月 28 日更新,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east-asia/how-early-signs-of-the-coronavirus-were-spotted-spread-and-throttled-in-china>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05. 王家兴, “钟南山讲话前,武汉这位医生向附近学校发出疫情预警”,微信, 2020 年 1 月 28 日, https://mp.weixin.qq.com/s/lzzCnz4Yr2jEiYZePiu_ow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06. Jim Geraghty,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谎言综合时间表”,《国家评论》, 2020 年 3 月 23 日,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the-morning-jolt/chinas-devastating-lies/>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07. 新闻稿, “E&C 调查发现已知最早在中国境外释放的 SARS-CoV-2 序列”,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2024 年 1 月 17 日, <https://energycommerce.house.gov/posts/e-and-c-investigation-uncovers-earliest-known-sars-co-v-2-sequence-released-outside-of-china>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08. Gilles Demaneuf, “SARS-CoV-2 的测序和早期分析 (2019 年 12 月 27 日) Vision Medicals (中国)小山的希望破灭”, ResearchGate,2022 年 4 月,第 16 页,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60313016_Sequencing_and_early_analysis_of_SARS-CoV-2_27_2019_12_27_-_中国视觉医疗小山的绝望希望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09. Yu 等人, “深入了解:类似 SARS 病毒的早期迹象是如何被发现、传播和抑制的。”
110. 编辑委员会, “随着疫情爆发,一名研究人员看到了危险。中国领导人保持沉默”,《华盛顿邮报》, 2022 年 4 月 22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interactive/2022/china-researcher-covid-19-coverup/>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11. Kirsty Needham, “特别报道:新冠疫情为中国基因巨头打开新大门”,路透社,2020 年 8 月 5 日,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idUSKCN2511CD/>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12. Josh Chin, “中国要求实验室销毁冠状病毒样本以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华尔街日报》, 2020 年 5 月 16 日, <https://www.wsj.com/articles/china-told-labs-to-destroy-coronavirus-samples-to-reduce-biosafety-risks-11589684291>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Emily Kopp, “秘密备忘录显示,北京下令销毁早期冠状病毒样本”,美国知情权,2023 年 6 月 27 日, <https://usrtk.org/covid-19-origins/china-ordered-destruction-of-early-coronavirus-samples/>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重大新发传染病防控中生物样本资源及相关科研活动管理的通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技函第 3 号,2020 年 1 月 3 日, <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s/%E5%9B%BD%E5%AE%B6%E5%8D%AB%E7%94%9F%E5%81%A5%E5%BA%B7%E5%A7%94%E5%8A%9E%E5%85%AC%E5%8E%85%E5%85%B3%E4%BA%8E%E9%87%8D%E5%A4%A7%E7%AA%81E%8F%91%E4%BC%A0%E6%9F%93%E7%97%85%E9%98%B2%E6%8E%A7%E5%B7%A5%E4%BD%9C%E4%B8%AD%E5%8A%A0%E5%BC%BA%E7%94%9F%E7%89%A9%E6%A0%B7%E6%9C%AC%E8%B5%84%E6%BA%90%E5%8F%8A%E7%9B%B8%E5%85%B3%E7%A7%91%E7%A0%94%E6%B4%BB%E5%8A%A8%E7%AE%A1%E7%90%86%E5%B7%A5%E4%BD%9C%E7%9A%84%E9%80%9A%E7%9F%A5>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13. Demaneuf, “SAGO 陈述:2019 年武汉官方病例的局限性 (基于主要来源)”,第 13 页。
114. Hollingsworth 和 Xiong, “真相揭露者”;Jing-Bao Nie 和 Carl Elliott, “令人羞辱的吹哨人:李文亮事件、对新冠疫情的应对以及对体面社会的呼吁”,《生物伦理学探究杂志》,第 17 卷,第 4 期 (2020 年),第 543-547 页,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445730/>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15. Nie 和 Elliott,《羞辱吹哨人:李文亮事件、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以及对美好社会的呼吁》。
116. Kasim Kashgar,“中国记者因报道新冠疫情入狱四年后获释”,美国之音,2024年5月23日, <https://www.voanews.com/a/chinese-journalist-freed-after-four-years-in-prison-for-covid-reporting/7624437.html> (2024年7月2日访问)。
117. 诺尔斯,“中国消失了:至少有一人死亡,其余人已数月杳无音讯,那么为什么世界不问,在北京对世界撒谎之后,那些敢于就冠状病毒疫情发声的勇敢灵魂们怎么了?”
118. Hollingsworth 和 Xiong,《真相揭露者》。
119. 吴心伯,《武汉疾控中心确认:当地出现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病例数量正在统计中》, 新京报, 2019年12月31日, <https://www.bjnews.com.cn/news/2019/12/31/668430.html> (2024年7月2日访问)。
120. David P. Steensma 和 Robert A. Kyle,“李文亮医生:武汉‘吹哨人’和早期 COVID-19 受害者”,梅奥诊所学报,第 97 卷,第 7 期(2022 年 7 月),第 1409-1410 页,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9157019/> (2024年7月2日访问)。
121. Demaneuf,“SAGO 陈述:2019 年武汉官方病例的局限性(基于主要来源)”,第 13-14 页。
122.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应对 COVID-19 的措施清单”,最后更新于 2021 年 1 月 29 日, <https://www.who.int/news/item/29-06-2020-covidtimeline> (2024年7月2日访问)。
123. Demaneuf,“SAGO 陈述:2019 年武汉官方病例的局限性(基于主要来源)”,第 13 页和第 103 页。
124. 同上。
125.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应对 COVID-19 措施清单”。
126. Annie Sparrow,“中国政府掩盖真相导致全球医护人员死亡”,《外交政策》,2021年3月18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3/18/china-covid-19-killed-health-care-workers-worldwide/>。
127. 报告,“复杂而严峻的形势”:SARS_CoV-2 疫情的政治年表,第 144-146 页。
128. Rauhala,“世界卫生组织:中国未分享医护人员感染冠状病毒的数据”。
129. Michael A. Johansson 等人,“SARS-CoV-2 从无 COVID-19 症状的人身上传播”,JAMA Network Open,第 4 卷,第 1 期(1 月 7 日, 2021),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networkopen/fullarticle/2774707> (2024年7月2日访问)。
130. Edward Holmes,“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发布于 2020 年 1 月, <https://virological.org/t/novel-2019-coronavirus-genome/319> (2024年7月2日访问); Smriti Mallapaty,“首位分享 COVID-19 基因组的病毒学家在实验室关闭后露宿街头”,《自然》,2024年5月3日更新,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4-01293-0> (2024年7月2日访问)。
131. 报告,“复杂而严峻的形势”:SARS_CoV-2 疫情的政治年表,第 151 页。
132. Natasha Khan,“中国科学家在调查肺炎疫情时发现新病毒”,《华尔街日报》,2020年1月8日更新, <https://www.wsj.com/articles/new-virus-discovered-by-chinese-scientists-investigating-pneumonia-outbreak-11578485668> (2024年7月2日访问)。
133. 美联社,“中国延迟发布冠状病毒信息,令世卫组织感到沮丧”,2020年6月2日, <https://apnews.com/article/fed0f89a3b46cfa401e62ce7386f0cfb> (2024年7月2日访问)。
134. Kayla Bartsch,“文件显示,中国实验室在全球分享信息前两周绘制了新冠病毒图谱”,《国家评论》,2024年1月17日,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news/chinese-lab-mapped-covid-19-virus-two-weeks-before-sharing-information-globally-documents-reveal/> (2024年7月2日访问)。
135. 美联社,“中国如何在冠状病毒爆发初期阻挠世卫组织和中国科学家”,NBC 新闻,2020年6月2日, <https://news.yahoo.com/china-blocked-chinese-scientists-early-180432860.html> (2024年7月2日访问)。
136. Demaneuf,“SAGO 陈述:2019 年武汉官方病例的局限性(基于主要来源)”,第 125 页。
137. Chris Buckley 和 Steven Lee Myers,“随着新冠病毒蔓延,中国的旧习惯推迟了抗击疫情”,《纽约时报》,2020年2月1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01/world/asia/china-coronavirus.html> (2024年7月2日访问)。
138. Li Yuan,“中国对致命病毒疫情保持沉默”,《纽约时报》,2020年1月22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1/22/health/virus-corona.html> (2024年7月2日访问)。
139. 半岛电视台,“中国确认新型冠状病毒人际传播”,2020年1月20日,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0/1/20/> 中国证实新型冠状病毒人际传播(2024年7月2日访问);Rubio 等人,“复杂而严峻的形势”:SARS_CoV-2 疫情的政治年表”,第 158-159 页。
140. Yang,《武汉: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失控》,第 294 页。
141. 同上。
142. “习近平批示武汉封城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奠定基石”,环球时报,2020年6月7日,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190778.shtml> (2024年7月2日访问)。
143. Jin Wu,Weyi Cai,Derek Watkins 和 James Glanz,《病毒是如何传播出去的》,《纽约时报》,2020年3月22日,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0/03/22/world/coronavirus-spread.html> (2024年7月2日访问)。

144.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传染病控制;外国检疫”,《征求意见的临时最终规则》,《联邦公报》,第 85 卷,第 29 期(2020 年 2 月 12 日),第 7874-7880 页,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0/02/12/2020-02731/control-of-communicable-diseases-foreign-quarantine>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45. John Grant,《冠状病毒 追踪病毒》,OAG 航空全球博客,2020 年 1 月 21 日,<https://www.oag.com/blog/2019-ncov-tracking-down-the-bug>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46. Steve Eder, Henry Fountain, Michael H. Keller, Muiyi Xiao 和 Alexandra Stevenson,“自 2009 年以来,已有 43 万人从中国前往美国”,《冠状病毒浮出水面》,《纽约时报》,2020 年 4 月 4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4/04/us/coronavirus-china-travel-restrictions.html>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47. Chan,“为什么大流行可能始于实验室,5 个关键点”;Charles Small, Billy Bostickson 和 Gilles Demaneuf,“对已下线的 WIV 数据库”,ResearchGate,2021 年 2 月,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9073738_An_investigation_into_the_WIV_databases_that_were_taken_offline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48. 彭博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在疫情爆发的关键初期阶段领导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2020 年 2 月 16 日, <https://time.com/5785115/xi-jingping-lead-covid-19/>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报告,“复杂而严峻的形势”:SARS-CoV-2 疫情的政治年表”,第 175 页。
149. 最终报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起源,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少数族裔工作人员,第 116 届国会,第 2 届会议,2020 年,第 5 页, <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9/Final-Minority-Report-on-the-Origins-of-the-COVID-19-Global-Pandemic-Include-the-Roles-of-the-CCP-and-WHO-9.20.20-Coverpage.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50. Talha Burki,“第一个共享的 SARS-CoV-2 基因组:GISAID 与 Virological.org”Lancet Microbe,第 4 卷,第 6 期(2023 年 6 月),第 e395 页,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10129129/>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51. Kadlec 等人,《浑水:COVID-19 的起源报告》,第 11 页。
152. 同上。
153. 周雨三等,“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疫苗、其制备方法及应用”,中国专利 CN111333704B,2020 年 2 月 24 日提交,2021 年 1 月 12 日颁发,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CN111333704B/en>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54. 同上。
155. 报告,“复杂而严峻的形势”:SARS-CoV-2 疫情的政治年表”,第 197 页。
156. Kadlec 等人,《浑水:COVID-19 的起源报告》,第 227 页。
157. 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2005)》,第 3 版(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社,2016 年), <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246107/9789241580496-eng.pdf?sequence=1>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158. 同上。
159. 同上。
160. Ben Westcott,“澳大利亚前总理莫里森在最后一次议会演讲中警告中国威胁”,彭博社,2024 年 2 月 26 日,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4-02-27/former-australian-pm-morrison-warns-of-china-threat-in-final-parliament-speech>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161. Gabriel Crossley,“中国拒绝世卫组织研究新冠病毒起源的计划”,路透社,2021 年 7 月 22 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will-not-follow-whos-suggested-plan-2nd-phase-covid-19-origins-study-2021-07-22/>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David Cohen,“中国议员称,中国继续阻止确定新冠病毒起源的努力”,Politico,2023 年 3 月 5 日,<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3/03/05/covid-origin-theories-china-00085546>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BBC,“COVID:世卫组织病毒来源调查小组被中国拒绝入境”,2021 年 1 月 6 日,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china-55555466> (2024 年 1 月 2 日访问);Kirsty Needham,“澳大利亚将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开展冠状病毒调查”,路透社,2020 年 4 月 23 日,<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world/australia-to-pursue-coronavirus-investigation-at-world-health-assembly-idUSKCN2251G7/>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162. 新闻稿,“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 COVID-19 研究组织”,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调查,2020 年 5 月 13 日, <https://www.fbi.gov/news/press-releases/peoples-republic-of-china-prc-targeting-of-covid-19-research-organizations>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163. 同上。
164. Chris Buckley,“中国医生在发出疫情警告后保持沉默,最终死于冠状病毒”,《纽约时报》,2020 年 2 月 6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06/world/asia/chinese-doctor-Li-Wenliang-coronavirus.html>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165. Yang,《武汉: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失控》,第 292 页。
166. 28 美国法典第 1604 条。
167. 28 美国法典第 1603 (a)条。

-
168. 28 美国法典第 1603 (b)条。
169. 28 美国法典第 1605(a)(2) 条。
170. 阿根廷共和国诉Welterover公司案, 504 US 607, 614 (1992)。
171. 同上,第 618 页。
172. 28 美国法典第 1605(a)(5) 条。
173. 例如,参见In Re Terrorist Attacks on Sept. 11, 2001,714 F.3d 109, 115–16 (2d Cir. 2013)。
174. 同上。
175. 参见密苏里州贝利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 90 F.4th 930, 936 (8th Cir. 2024)。
176. 28 美国法典第 1605B(b)(1) 条。
177. 参见18 USC § 2331 (1) 。
178. 参见28 USC § 1605(a)(1)。
179. 参见28 USC § 1608。
180. 参见同上第 1606 段。
181. 28 美国法典第 1600 条。
182. 同上,第 1441(d) 条。
183. 参见第 1441(d)、1600(d) 条。
184. 28 USC § 1609;另见同上第 1611 条 (某些资产,如中央银行自有账户持有的财产,享有绝对豁免) 。
185. 同上,第 1610(a)(2) 条。
186. 同上,第 1610(b)(2) 条 (强调添加) 。
187.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格 20-F,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文件编号 1-14660,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041668/000114420416096888/v437560_20f.htm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
188.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简介”, <https://csair.com/us/en/about/gongsijianjie/>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
189. 参见14 CFR § 375.26。
190. 中国东方航空,“关于中国东方航空”, https://www.ceair.com/global/en_static/AboutChinaEasternAirlines/intoEasternAirlines/chinaeasternInto/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
191. 参见14 CFR § 375.26。
192. 参见密苏里州贝利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案, 90 F.4th 930, 938–39 (8th Cir. 2024)。
193. 参见诉状,第 134 段,密西西比州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案,编号 20-cv-168 (TBM-RMP) (SD Miss. 2020 年 5 月 12 日) (ECF No. 1)。
194. 书记员缺席记录,密西西比州诉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第 20-cv-168 号 (TBM-RMP) (SD Miss. 2024 年 3 月 5 日) (ECF 第 62 号)。
195. 《侵权行为重述》第二卷:异常危险活动第519条 (美国法律条例1977年)。
196. 这些事实来自 Alina Chan,《为什么大流行可能始于实验室,5 个关键点》,《纽约时报》,2024 年 6 月 3 日, <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4/06/03/opinion/covid-lab-leak.html>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
197. 《侵权行为重述》第二卷:公共妨害第821B条 (美国法律条例1977年)。
198. “世界需要口罩。中国制造口罩,但一直在囤积”,《纽约时报》,2020 年 3 月 13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0/03/13/business/masks-china-coronavirus.html>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
199. 参见 Bailey, 90 F.4th,第 938–39 页。
200. 《侵权行为重述》第二卷:欺诈性虚假陈述的责任第525条 (1977年美国法律条例)。
201. 130 Stat. 853 (2016)。
202. 例如,请参阅 Juliet Eilperin 和 Karoun Demirjian 著,“国会阻挠奥巴马批准针对沙特阿拉伯的 9/11 诉讼法案”,《华盛顿邮报》,2016 年 9 月 28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congress-thwarts-obama-on-bill-allowing-911-lawsuits-against-saudi-arabia/2016/09/28/a93e31ba-859b-11e6-ac72-a29979381495_story.html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
203. 同上。
204. 例如,请参阅第 3572 号法案《疫情 TANF 援助法案》、第 3672 号法案《第 116 届国会》,2020 年 5 月 11 日提出,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3672/text>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第 3662 号法案《2020 年追究中国共产党感染美国人责任法案》,第 116 届国会,2020 年 5 月 7 日提出,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3662/text> (2024 年 7 月 1 日访问) 。
205. Dore Feith,“第一个‘大规模知识产权盗窃的国家支持者’:中国、主权豁免和维护美国人的知识产权”,哥伦比亚《商业法评论》,即将出版,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4783195 (2024 年 7 月 3 日访问) 。

206. 6 美国 (2 Cranch) 64 (1804)。
207. Sheryl Gay Stolberg, “以 9/11 调查为蓝本的新冠疫情委员会获得两党支持”, 《纽约时报》, 2022 年 2 月 4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2/02/04/us/politics/covid-commission.html>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Sheryl Gay Stolberg, “9/11 调查二十年后, 国会类似的抗疫计划停滞不前”, 《纽约时报》, 2022 年 12 月 12 日, <https://www.nytimes.com/2022/12/12/us/politics/COVID-commission-congress.html>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S.1489, 《COVID-19 大流行法案国家工作组》, 第 118 届国会第 1 届会议, 于 2023 年 5 月 9 日提出,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BILLS-118s1489is/pdf/BILLS-118s1489is.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08. HR 685, 《中国政府新冠疫情问责法案》, 第 118 届国会第 1 届会议, 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提出,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house-bill/685/text?s=9&r=15&q=%7B%22search%22%3A%22COVID%22%7D>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09. 戴维·阿舍尔, 《对共产主义中国掩盖新冠病毒的公正回应》, 在冠状病毒危机特别小组委员会上的声明, 美国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 2021 年 6 月 29 日, https://oversight.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6/Asher_Testimony-6.29.21.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10. HR 4142, 《2023 年中共非法死亡责任法案》, 第 118 届国会第 1 届会议, 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提出,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house-bill/4142?s=9&r=58&q=%7B%22search%22%3A%22COVID%22%7D>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11. HR 7085, BIOSECURE 法案, 第 118 届国会第 2 届会议, 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提出,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house-bill/7085/text>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12. David Asher, Thomas DiNanno, David Feith, Miles Yu 和 Matthew Zweig, 《对北京滥用 COVID-19 行为的公正回应》, 哈德逊研究所政策备忘录, 2021 年 6 月 6 日, 第 3 页, https://s3.amazonaws.com/media.hudson.org/Hudson%20Institute_A%20Just%20Response%20to%20Beijing_s%20COVID-19%20Abuses.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David Feith, 在美国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冠状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作证, “调查 COVID-19 的起源, 第 2 部分”, 2023 年 4 月 18 日, 第 10 页,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VC/VC00/20230418/115744/HHRG-118-VC00-Wstate-FeithD-20230418.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13. John Yoo 和 Robert J. Delahunty, “如何让中国为新冠病毒买单”, 胡佛研究所, 2020 年 4 月 26 日,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how-make-china-pay-COVID-19>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14. S.588, 2023 年冠状病毒来源验证、调查和确定 (COVID) 法案, 第 118 届国会, 第 1 届会议, 2023 年 3 月 1 日提出,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senate-bill/588/titles?s=1&r=22>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S.3600, 2020 年李文亮全球公共卫生问责法案, 第 116 届国会第 2 届会议, 于 2020 年 5 月 5 日提出,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6th-congress/senate-bill/3600/text>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15. Asher 等人, “对北京滥用 COVID-19 的正义回应”, 第 1-2 页。另见乔治·W·布什总统第 13382 号行政命令, “冻结财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者及其支持者”, 2005 年 6 月 28 日, 《联邦公报》, 第 70 卷, 第 126 期 (2005 年 7 月 1 日), 第 38567-38570 页,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05-07-01/pdf/05-13214.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16. 总统约瑟夫·R·拜登, 第 14105 号行政命令, “解决美国对某些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的投资关注国家”, 2023 年 8 月 9 日, 《联邦公报》, 第 88 卷, 第 154 期 (2023 年 8 月 11 日), 第 54867-54872 页,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23-08-11/pdf/2023-17449.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17. Cate Cadell, “五角大楼生物防御评估指出中国、俄罗斯的威胁”, 《华盛顿邮报》, 2023 年 8 月 17 日,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al-security/2023/08/17/bioweapon-defense-pentagon-threats-china/>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18. Katherine Eban, 《关于武汉研究的秘密警告早于疫情爆发》, 《名利场》, 2023 年 11 月 21 日, <https://www.vanityfair.com/news/2023/11/covid-origins-warnings-nih-department-of-energy>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19. S. 619, 2023 年 COVID-19 起源法案, 公法第 118-2 号, 第 118 届国会, 第 1 届会议, 2023 年 3 月 20 日,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senate-bill/619>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20. “事实说明: 拜登-哈里斯政府发布加强全球卫生安全战略”, 白宫, 2024 年 4 月 16 日,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4/04/16/fact-sheet-biden-%E2%81%A0harris-administration-releases-strategy-to-strengthening-global-health-security/>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美国政府《2024 年全球卫生安全战略》, 白宫, 2024 年 4 月,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4/04/Global-Health-Security-Strategy-2024-1.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21. Asher 等人, “对北京滥用 COVID-19 行为的公正回应”, 第 2 页。
222. G7 全球研究生态系统安全与诚信工作组 (SIGRE), “G7 研究安全与研究诚信共同价值和原则”, 2022 年 6 月, https://science.gc.ca/site/science/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2023/1135-g7-common-values-and-principles-on-research-security-and-research-integrity_.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23. 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卫生条例 (2005)》, 第 3 版 (日内瓦: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社, 2016 年), <https://iris.who.int/bitstream/handle/10665/246107/9789241580496-eng.pdf?sequence=1>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24. Karen M. Sutter 和 Emily G. Blevins, “中美科技合作协议”, 国会研究服务处焦点期刊第 201 期, IF12510, 2024 年 5 月 16 日更新,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510>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25. 工作人员报告, 《对美国研究企业的威胁: 中国的人才招募计划》, 美国国会委员会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 美国参议院, 第 116 届国会, 第 1 届会议, 2019 年, 第 18-20 页, https://www.hsgac.senate.gov/wp-content/uploads/imo/media/doc/2019-11-18%20PSI%20Staff%20Report%20-%20China_s%20Talent%20Recruitment%20Plans%20Updated2.pdf (2024 年 7 月 2 日访问)。

226. 联合国裁军事务厅,“生物武器公约”, <https://disarmament.unoda.org/biological-weapons/> (访问
2024年7月2日)。

227. 美国国务院,《遵守和履行军备控制、不扩散与裁军协议和承诺》,2023年4月,第23页,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3/04/13APR23-FINAL-2023-Treaty-Compliance-Report-UNCLASSIFIED-UNSOURCED.pdf>
(2024年7月2日访问)。

228. 同上。



214 Massachusetts Ave., NE | Washington, DC 20002
(202) 546-4400 | heritage.org